

台湾六千人排字 场面壮观 民众震撼

(明慧记者黄宇生台湾报道)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南市府大楼前的西拉雅广场,集体炼功,排组出象征“法轮大法洪传 佛光普照”的壮观图形和文字,民众震撼。

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,从二零零零年起,台湾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举办排字活动,目前,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外,台湾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最多,人们通过修炼达到了身体健康和道德升华,他们以此方式向世人展现大法美好。

担任排字图像设计的吴清祥先生表示,他因修炼获得身心健康,对人生不再困惑,因此对法轮大法非常感恩。法轮大法已经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,受到普遍欢迎,他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真相并从中受益。

广远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南荣先生观看法轮功学员排字时说:“法轮功对人类社会有莫大的贡献,令人感佩。法轮功学员不喝酒不嫖不赌、不为名利,只为了做好人,在道德下滑的社会里,更需要这样的人。法轮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。”

大陆新娘张女士(化名)家乡在四川,她表示,今天特地赶到现场,



就是要感受一下正的能量,她用“震撼人心”形容自己的感受。她表示,以前只知道中国大陆媒体的诬蔑报导,但是先生的妹妹罹患重症,因为修炼大法而绝处逢生,这让她识破中共的谎言,并在一个月前开始看法轮大法的讲法录像,之后她更加确认法轮大法是正确的。她觉得:和家乡的同

胞比起来,自己好幸运!

台南市议员李文正感慨法轮功学员的炼功场面盛大,他说:“非常感动,法轮大法团体是受到世界的认同与支持的。台南市政府和市议会全力支持法轮功。迫害太不可思议,对修炼团体迫害,中共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,会受到天谴的。”◇

瑞典政要媒体聚焦中共活摘器官

(明慧记者何平瑞典斯德哥尔摩报道)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,在瑞典议会召开了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研讨会。本次研讨会是由十位瑞典议会不同党派的议员共同发起的,涵盖了执政联盟与原反对党联盟的所有政党。

会上,大卫·乔高简单介绍了他与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,该报告引用了众多实例,指证中国存在大量活摘器官的血腥事实。

研讨会的当天,《瑞典日报》用



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发言

半版的篇幅发表了《在瑞典议会研讨中国的器官贩卖》一文。文章中,中共当局近日宣布,将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。不过,根据“医生反

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”的指控,这是为了掩盖发生在中国的“劳教所和军队医院合作活摘器官”这一黑幕而释放的“烟雾弹”。

文章指出:“活摘器官”是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惊人延续。

文章引述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杨的介绍,在其他国家,一个(捐赠)器官的等待时间为数月甚至数年,而在中国,只需一至三周就可以完成器官匹配和移植手术,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估计,在中国每年约有一万例非法移植。◇

半生修道彷徨 一朝得法破迷

【明慧网】一九四零年，淑珍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修道世家，父亲自她懂事起就教她打坐，教她为人要正直，要尊老爱幼，不杀生，不贪占，要说真话。

淑珍父母的家族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乐善好施的父亲家境富裕，但蹊跷的是，在中共窃取政权的前三年，一场意外事件将其家产几乎赔尽，这令父亲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被定为“贫下中农”，躲过了迫害。

一九五七年，因被告密是“道首”，父亲被中共“管制”了。那天下着倾盆大雨，淑珍见父亲因不检举不牵连他人而被推在雨里“反省”，淑珍跑回家报信，妈妈让其不要惊慌，祈求上苍护佑。后来父亲安然而归，而告密者则在众人的唾弃中凄然离世，这让淑珍看到：善恶有报，天理昭昭。

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，淑珍不能公开修道，但是她仍在暗地里潜心苦修了五十年。

父亲的告诫

淑珍一直学业优秀，毕业后在中科院院部工作，后来分管科技人员教育。在那里，她遇到了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杨礼方——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。

在胡耀邦代任中科院院长期间，杨礼方担任其秘书，后来胡耀邦调回中央，要带他一起走。淑珍坚决反对，她希望丈夫搞技术，不要从政。

“父亲告诫千万不要入党，因为这党不让人有信仰，与神佛为敌，神的儿女决不能与它为伍；中共作恶多端，组织内的人早晚会为它陪葬。”

八十年代，中科院成立了很多公司，淑珍丈夫发起的国际光电公司在一九八七年与瑞士合作，丈夫作为中方首席



淑珍与先生杨礼方

代表赴瑞士工作。淑珍与丈夫在伯尔尼定居了。

病痛之苦

尽管淑珍潜心修道半个世纪，却一直未脱病痛的折磨。多年来严重的结肠炎、胃痛、腹泻令其痛苦不堪，在国内外八方求医也不好使。

旧病未去又添新疾，肩周炎、腱鞘炎、动脉硬化、青光眼、骨质疏松致脚骨折、卵巢囊肿……两次手术之后，淑珍的身体更虚，心脏憋堵，整天疲惫不堪，心情郁闷，脾气越来越坏，终日满脸愁云。“人说生活在瑞士，就象在天堂，而我却为病痛磨得苦不堪言，常问上苍何日拨云见青天？”

峰回路转

一九九六年，淑珍与丈夫去香港时，得到了法轮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可是，直到一九九七年七月，淑珍右脚骨折休假在家，她才开始拜读。

淑珍一口气把书读完，被书中的法理深深震撼，她明白了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要做好人，怎样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。明白了一切疾病与不幸的根源，懂得了提高心性是提高层次的关键。

“这真是宝书啊！李洪志先生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宇宙的真相，如拨云见日，令我心敞亮。”

然而淑珍却深陷矛盾的漩涡——法轮大法好，毋庸置疑，可她毕竟已修道五十年，实难取舍，就让先生修吧。先生拜读《转法轮》之后，立即走入修炼。

抉择

一九九八年九月，淑珍随丈夫在日内瓦参加了瑞士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。“当李洪志大师一出现，我就深切感受到李大师绝非普通人。我为他讲的法理深深折服，内心涌起修大法的真愿。”

“开始修炼那天，我看到法轮在身体病处旋转。几天后开始吐泻不止，我意识到这是净化身体，也不惊慌。六天后，吐泻停止，感到胃腹舒适而轻

松。从此，以前不敢问津的冷饮能喝了，冰激凌也敢吃了。”

“我坚持读《转法轮》，在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矛盾，就以‘真善忍’要求自己，心性在快速升华。”五十天之后，淑珍无病一身轻，性情也变得豁达开朗，愉悦祥和。

目睹这巨变，丈夫感叹说：大法太伟大了！仅仅五十天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人。

淑珍夫妇以一首宋词表达他们的感恩：

路漫漫，五十年，百病缠身功未圆，感慨万万千。

法昭昭，五十天，身轻百倍精神抖，神奇显人间。

希望同胞有好的未来

淑珍的人生因得遇法轮大法而重现光明。然而这幸福宁静的修炼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地迫害打破。

“我与丈夫当时在华人圈子里知名度较高，中使馆的人都认识我们，我们还为使馆科技处推荐前沿科技人才回国交流，他们都说我们为国家做了很多好事，是爱国华侨。”

“其实法轮功修炼人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，是公认的好人。然而一夜之间，中共颠倒黑白，将这个巨大的主流社会群体推到了对立面，恣意抹黑、迫害。”

从此，淑珍用自己的积蓄，每天耗时三个多小时往返于伯尔尼与琉森，在景区与中国游客讲真相，帮助同胞走出中共谎言的迷雾，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随着法轮功学员们持之以恒地讲真相，清醒的世人越来越多，有的游客见到发资料，就问是法轮功的吗？现在只有法轮功讲真话，我们就想看他们的见解。明真相的中国游客还说：坚持啊，你们一定会胜利！◇

杜国林无故被中共劳教两次 遭酷刑折磨

(接 27 期)

劳教所恶警高志录：“打死几个怎么的？你还能告啊”

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的早晨八点左右，东昌区国保大队荆贵泉、韩东强、刘新峰三人将我从通化市看守所劫持到长春市九台饮马河劳教所。

五月二十四日，我们十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转至长春朝阳沟劳教所。

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天左右，朝阳沟劳教所执行中共下达的迫害指令，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搞了一场邪恶的迫害，狂妄地要达到百分之百的“转化率”。因此劳教所警察采用暴力手段逼迫洗脑“转化”。

这次迫害中，法轮功学员王志东、胡云鹏因不转化被劫持到长春市奋进劳教所迫害；法轮功学员刘培军因不转化被非法加期二个月，并持续对他精神迫害（每天都找他“谈话”到后半夜，白天还得干活）近二个月。



三大队的狱警们用电棍电、殴打法轮功学员朱瑞邦（先天一条腿残疾）。法轮功学员冯晨的嘴被电棍电的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我是最后一个被带到狱警办公室，教导员刘晓宇和狱警纪文权把我摁坐在大椅子上，强行给我扣上手铐，开始对我谩骂、恐吓加诱骗，折腾了四个多小时，这四个小时在我的感觉中真的好象一年一样漫长。

我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不穿囚服被转到一大队（严管队）。有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狱警叫高志录（绰号高罗锅子），都叫他高队，他

只是个普通的干事。此人品行非常恶劣，从一件小事上即可略知：一次他把法轮功学员还有邪悟的都叫到他的办公室，他手里拿着烟灰缸说：“X 他妈的，我们到饭店吃饭让谁偷谁不偷（指烟灰缸），我偷回来一个吧，他们就给拿走，弄得我都没有用的了，这个还是我最近才偷回来的。”

一次，在大教室里高志录叫嚣：“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了，现在讲和谐了，要是在过去，就你们这样的，给你来一顿大镐把，打死了往大墙外一扔，谁管。”我问他：“你们劳教所打死几个了”，他瞪着眼睛歇斯底里地咆哮：“打死几个怎么的，你还能告啊。”我说：“通化的大法弟子王贵明就是你们打死的。”他当时一愣，态度马上缓和下来了，语调也软了说：“不是，他可不是，他是撞暖气片死的，他刚来的时候身体很虚弱，在那边已经绝食很长时间了，我们准备给他灌食，后来他上厕所时趁包夹不注意，一头撞暖气片上了。”我问：“那是什么时间”。高志录说：“下午三点多钟，我还和他谈话了。”我说：“王贵明的死亡报告写得死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多钟，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近九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们为什么没给王贵明的伤口做任何处置（王贵明的头上有两条平行的长十公分的伤口），而且你看着他满脸流血还能和他谈话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？”高志录一听又喊起来了：“我他妈的让他撞的？我让他死的？”我说：“王贵明根本就不是撞死的，那两个口子是他死后割的，他是被电死的，劳教所为了掩盖事实，又把王贵明的妻子抓来，威逼利诱，最后给了十八万元封口对吧？”高志录支支吾吾骂骂咧咧的把门一摔出去了。

劳教所教育科长祝家辉，此人用很邪恶，用伪善的手段欺骗、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劳教所生产有毒的奴工产品

朝阳沟劳教所三大队是个地地道道的黑加工点。二零一一年十月，组装和返修各种假冒名牌排油烟机。

二零一二年二月末，缝制纤维绳和长筒袋，飘散出细微的纤维灰尘是有毒有害的，很呛眼睛、喉咙，呛得人头晕、恶心。

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干活时还要被包夹控制，坐那干活，一坐就是一天，不允许说话。

九台劳教所的恶行：暴力转化体罚折磨

九台劳教所留下我后，将我送到二大队。有个很瘦的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问了一下我的自然情况以及现在对法轮功的认识，我很明确地告诉他我对修炼法轮功的态度，并给他讲述我被绑架时，通化市东昌区国保大队的违法事实。他把我安排在二号监室。



图：恶人毒打法轮功学员的

第二天大队长张国慧来上班，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张国慧对我叫嚣：“到这里不是你想不想转化的问题，而是必须转化！”并连踢带打的，打了我一上午，把我的眼角处打青了，半个多月才恢复。

中午时把我带到病号的监室，安排二个罪犯夹控我。他们强迫我一动不动地盘着腿坐床板，每天早晨五点坐到晚上十点。时间长了两只脚的踝骨被硌的钻心得痛，两腿的肌肉酸痛，行走困难。

(未完见下期) ◇

权威医学杂志：人死未必如灯灭

当代著名的研究濒死体验的学者、荷兰医生沛姆·凡·拉曼尔爵士，与他的同事对在1988-1992年间被成功抢救的334位突发性心肌梗塞患者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追踪式研究，发现人死后意识犹存。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01年12月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《柳叶刀》(THE LANCET)上，在学术界引起轰动。

在拉曼尔医生的研究报告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病人的灵魂离体经历。如果人的思维意识是由脑神经活动产生，那么患者在临床死亡的状态下，如何能有独立于身体并且清醒的意识活动呢？

例如一位44岁的患者，心脏病突发倒在一片草坪上，过路人看到后，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。当时此人已被宣布临床死亡，各个医学指标显示抢救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但拉曼尔医生还是“死马当活马医”，持续给他做心脏起搏和人工呼吸。

拉曼尔医生准备做人工呼吸时，发现患者口中有假牙，很碍事，便将假牙拿掉。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抢救，患者终于有了心跳和血压，但仍处于昏迷状态。该患者清醒之后，一见到拉曼尔医生便告诉他：知道自己的假牙在哪里。拉曼尔医生非常吃惊。该病人解释道：“是呀，我被抬到医院时，你就在那儿，把假牙从我嘴里拿出，放在一辆小车上，车上有很多药瓶，车下方有个抽屉，你就把假牙放在那个抽屉里了。”

拉曼尔医生惊讶万分，因为他知道该患者当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应该不可能有任何大脑意识活动。



著名濒死体验科学家雷蒙·穆迪博士和麦维尔·莫尔斯博士收集了许多濒死体验案例，例如，一个病人心脏病发作，脑电图和心电图已成直线，医务人员经过最后的抢救之后，宣布他已死亡。但是过了几个小时，病人又活了过来，并可以丝毫不差地说出大夫们是如何抢救他的，以及病房外的走廊里发生了什么！

这些不可能是由于大脑内的化学反应造成的，因为这些事情是在大脑停止工作后发生的。对上述案例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人的意识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。这样看来，人死了也未必如灯灭。

生命奥秘无穷，绝非无神论所宣称的“人死如灯灭、人生是单程票”那样简单机械。修炼界认为，肉身死亡后，人的神识仍然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对于生命轮回、善恶有报等说法，人们或许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◇



智者的远见

【明慧网】齐国国相孟尝君门下有个食客名叫冯驩，他足智多谋，很有远见，一次，孟尝君派他到薛地收债。冯驩问：“收债之后需要买些什么回来？”主人答：“你看我缺什么就买什么好了。”

到了薛地，冯驩见欠债者都是贫苦庄户，立即以孟尝君的名义宣布债款一笔勾销，并将契约都烧掉了。

回来后，孟尝君问冯驩买了什么，冯驩说：“你的财宝应有尽有，我替你买了‘仁义’回来。”孟尝君听后很生气，但也只好如此。

后来，齐国国君废除了孟尝君的相位，他只好退居薛地生活。薛地百姓听说孟尝君来了，扶老携幼走出数十里路去夹道欢迎。此时孟尝君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冯驩为他买的仁义价值所在，连连感谢冯驩。

一个智者，他知道天有不测风

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所以要利用手中的权财为自己留后路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冯驩这样的智者灿若星辰，他们留下的故事对后世是很好的借鉴。

当今的中国社会，很多公检法人员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他们看到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被国外起诉，并被判有罪，看到大量的参与迫害的警察意外死亡。于是，他们这样做：

——碰到举报法轮功的，就做个样子，把警笛打得响响的，出去转一圈就回来；或者把法轮功学员抓到车上，过了几条街就放了。

——有的法院的法官把法轮功的案子都弄成“取保候审”，有的“610”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）主任暗示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零口供，然后走个程序，把人放了。

这样的人，很会干“组织”交给的“工作”，不但给自己留了后路，

也给自己和家人积了很大的功德。

当然，也有被中共的洗脑和利益诱惑所愚的人。中央电视台原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陈虹，制作了“天安门自焚”这一假新闻，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。2008年，47岁的陈虹因胃癌死亡，死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，自己哀求医生不要抢救了，说多活一秒钟都是煎熬。◇



CCTV镜头显示“天安门自焚”是中共导演的骗局，自焚女子刘春玲被当场灭口。

- 1、一手臂抡起，猛击刘春玲的头部。
- 2、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，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。